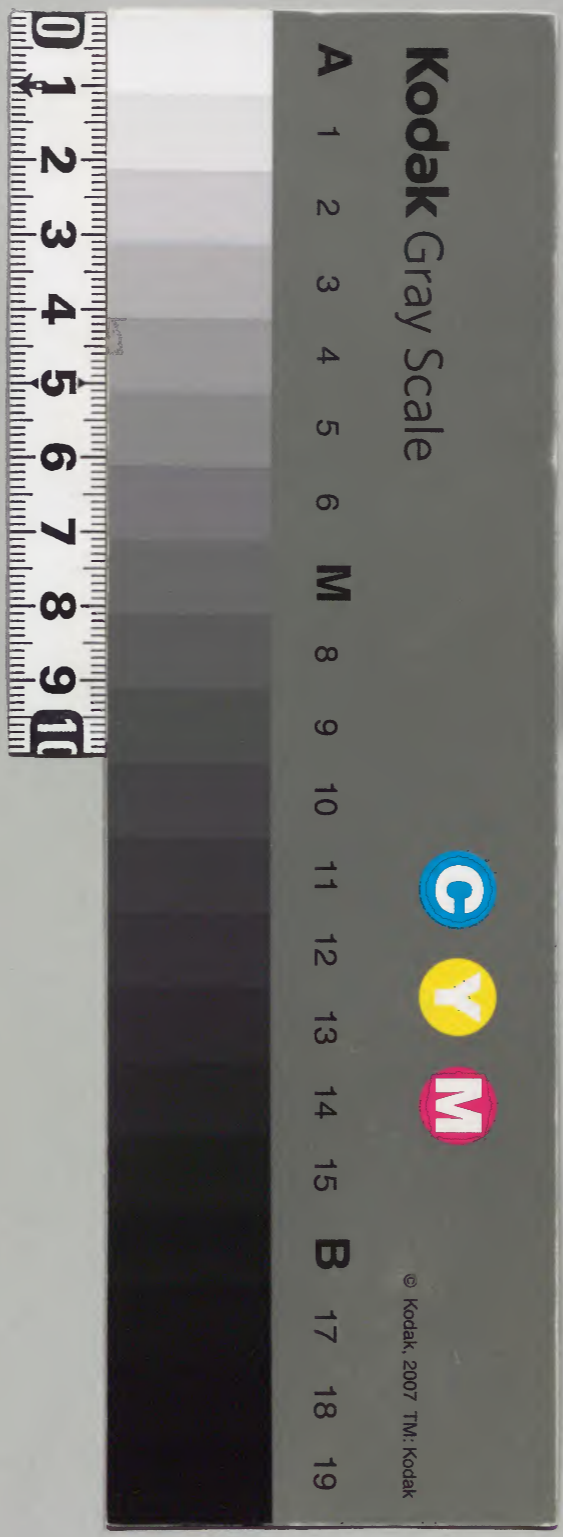


隆興佛教編年通論 十八十九

漢書門		
三	三	三
二	二	二
一	九	一
類	號	函
架	冊	冊

內閣文庫		
三	三	漢
〇	三	書
函	一	
架	五	
冊	冊	
號	號	
類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21
冊數		15(10)
函號		310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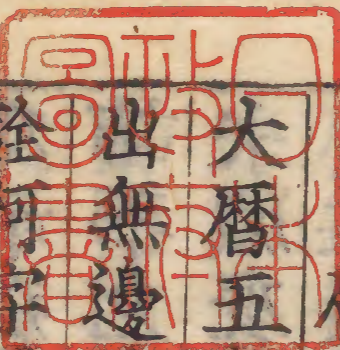


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第十八

隆興府石室沙門

祖瑋撰

唐



大曆五年大廣智三藏不空示疾誠門人曰普賢行願  
出無邊法門汝等勤而行之宜觀菩提心本尊大印直  
詮阿字了法無生證大覺身又命弟子趙遷執筆授所  
撰涅槃軌範以貽後世使準此送終以表辭帝詔遣內  
使賜湯藥勞問就加開府儀同三司蕭國公食邑三千  
戶辭讓數四不允不空歎曰吾以法濟世不意垂死濫  
汗封爵乃以先師金剛智所付法物因中使李憲誠進  
之遂沐浴更衣吉祥安卧而寂闇維頂骨不壞中含舍

利光歛奪目御史嚴郢撰紀德碑太常徐浩書之于石  
其辭曰  
和尚諱不空西域人也氏族不聞於中夏故不書玄宗  
燭知至道特見高仰迄肅宗代宗三朝皆為灌頂國師  
以玄言德祥開佑至尊代宗初以特進大鴻臚褒表之  
及示疾不起又就卧內加開府儀同三司蕭國公皆牢  
讓不允特賜法號曰大廣智三藏大曆五年夏六月癸  
未滅度于京師大興善寺代宗為之廢朝三日贈司空  
追謚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茶毗日詔遣中謁者齋祝  
文祖祭申如在之敬眷詞深切加薦令芳禮冠群倫舉  
無與比明年九月詔以舍利起塔于舊居寺院和尚性

聰朗博觀前佛法藏要旨緇門獨立邈蕩蕩其無雙楮  
夫真言字儀之憲度灌頂外壇之軌迹即時成佛之速  
應聲儲祉之妙天麗且彌地普而深固非末學所能詳  
也敢不槩見序其大歸昔金剛薩埵親於毗盧遮那佛  
前受瑜伽最上乘義後數百年傳於龍猛菩薩龍猛又  
數百年傳於龍智阿闍黎龍智傳金剛智阿闍黎金剛  
智東來傳於和尚和尚又西游天竺師子等國詣龍智  
阿闍黎揚擢十八會法法化相承自毗盧遮那如來至  
於和尚凡六葉矣每齋戒留中導迎善氣登禮皆答福  
應較然溫樹不言莫可紀已西域隘卷狂象奔突以慈  
眼視之不旋踵而象伏不起南海半渡天吳鼓駭以定

力對之未移晷而海靜無浪其生也母氏有毫光照燭  
之瑞其沒也精舍有池水竭涸之異九僧夏五十享年  
七十自成童至于晚暮常飾供具坐道場浴蘭焚香入  
佛知見五十餘年晨夜寒暑未嘗有傾歎懈倦之色過  
人絕遠乃如是者後學陞堂誦說有師法者非一而沙  
門惠朗受補處之記得傳燈之旨繼明佛日紹六爲七  
至矣哉於戲法子求懷梁木將絕本行託予勸崇昔承  
微言今見几杖光儀眇漠壇宇清愴慕書昭銘小子何  
讓銘曰嗚呼大士起我三宗道爲帝師秩爲儀同昔在  
廣成軒右順風歲逾三千復有蕭公瑜伽上乘真語密  
契六葉授受傳燈相繼述者牒之爛然有第陸伏狂象  
滅法離有無刊石爲碑傳之大都

水息天吳慈心制暴慧力降愚寂然感通其可測乎兩  
楹夢莫雙樹變色司空寵終辨正旌德天使祖祭宸衷  
悽惻詔起寶塔舊庭之隅下藏舍利上飾浮圖跡殊生  
滅法離有無刊石爲碑傳之大都  
論曰初菩提流志三藏歷則天中睿玄宗四朝以  
窮佛之學粉澤大教及終玄宗賜謚開元一切遍  
知三藏盛矣哉蓋謚同如來也不空始見流志無  
畏二公而師事金剛智智沒復游天竺以廣其道  
及還東土神用無方感應微妙玄宗尊爲國師既  
而天寶之亂肅宗託以祈禳及其卒遂預公台之  
贈嗚呼苟非其人疇能及此哉况神道助化天人

之通理也方吐蕃再犯京畿郭汾陽以單騎入虜  
圍群虜以父稱之是時雖曰國家威福及子儀忠  
義所感庸非神道爲之陰助乎惜哉大曆之後用  
事者微遠略致群盜跋扈王室寢微繼以元載王  
縉之敗後世議者遂以福力爲不足憑悲夫

六年越州律師曇一卒補闕梁肅製其碑曰釋氏先律  
師諱曇一字覺胤報年八十僧夏六十一以大曆六年  
十二月七日滅度于越州開元寺遷座起塔于秦望山  
之陽製纓會葬者以千百數大師南陽張氏曾祖隋太  
常恒殆家會稽之山陰大師誕鍾粹氣聰悟夙發幼學  
五經因探禹穴至雲門寺遂依沙門諒公出家景龍中

剃度尋受具戒天縱辯慧益以軌儀翕然已爲人望矣  
開元初西游長安觀音亮律師見而竒之授以毗尼之  
學文依崇聖寺壇子法師學俱舍唯識從印度大沙門  
無畏受菩薩戒探道覩奧出類拔萃暮月之間名動京  
師大師崖岸峻峙機神坦邁體識詳雅應用虛明得三  
藏之隱蹟究諸宗之深底加以素解玄儒旁總曆緯長  
老聞風而悅服公卿下榻以賓禮由是與少保亮國公  
陸公象先賀賓客知章李北海邕徐中書安貞褚諫議  
庭誨爲儒釋之游莫逆之友其導世皆先之以文行弘  
之以戒定入蘭室而馨香自發臨水鏡而毫髮必鑒不  
知其所由然矣開元二十六年復歸會稽謂人曰三世

佛法戒爲根本本之不修道遠乎哉故設教以尸羅爲  
主取鄴郡律疏合終南事鈔括其同異詳發正義學徒  
賴焉大九北際河朔南越荆閩四分之宗自我而盛烈  
炬之破昏黑群流之赴澗澤適來之時行化也如彼有  
爲而生乘化而息草木潛潤慈雲無心適去之時處順  
也如此人世遷轉道存運往瞻望不見寂寥空山哀哉  
銘曰越水漫漫崇山回合大師化滅式建靈塔緬慕上  
士誕修淨法有威有儀不窪不雜德溥化洽雲從海納  
勒銘垂後千萬億劫

是歲淮南節度使揚州牧御史大夫張延賞狀舒州三  
祖行實請謚于朝夏四月天子賜謚曰鏡智禪師刺史  
獨孤及製賜謚碑曰按前志禪師號僧粲不知何許人  
出見于周隋間傳教於慧可大師樞衣鄴中得道於司  
空山謂身相非真故示有瘡疾謂法無我故居不擇地  
以衆生病爲病故所至必說法度人以一相不在內外  
中間故必言不以文字其教大略以寂照妙用攝群品  
流注生滅觀四維上下不見法不見身不見心乃至心  
離名字身等空界法同夢幻無得無證然後謂之解脫  
禪師率是道也上膺付囑下拯昏疑大雲垂蔭國土皆  
化謂南方教所未至我是以有羅浮之行其來不來也  
其去無去也既而以袈裟與法俱付悟者道存影謝遺  
骨此山今二百歲矣皇帝即位後五年歲次庚戌其剖

符是州登禪師遺居周覽塵跡明徵故事其茶毗起塔  
之制實天寶景戍中別駕前河南尹趙郡李公常經始  
之碑版之文隋內史侍郎河東薛公道衡唐相國河南  
房公瑄繼論撰之而尊道之典易名之禮則朝廷方以  
多故而未遑也長者比丘釋湛然誦經於靈塔之下與  
潤松俱老痛先師名氏未經邦國焉與禪衆寺大律師  
澄俊同宣叶恭丞以爲請會是歲嵩山大比丘釋惠融  
至自廣陵勝業寺大比丘釋開悟至自廬江俱慕我禪  
師後七葉之遺訓曰相與歎塔之不命號之不崇懼象  
法之根本墜于地也願申無邊衆生之弘誓以紓罔極  
揚州牧御史大夫張公延賞以狀聞於是六年夏四月

上霽然降興廢繼絕之詔冊謚禪師曰鏡智塔曰覺寂  
以大德僧七人掃洒供養天書錫命輝燦崖谷衆庶踴  
躍謂大乘中興是以大比丘衆議立石于塔東南隅紀  
心法興廢之所以然某以謂初中國之有佛教自漢孝  
明始也歷魏晉宋齊及梁武言第一義諦者不過布施  
持戒天下惑於報應而人未知禪世與道交相喪至菩  
提達磨大師始示人以諸佛心要人疑而未思慧可大  
師傳而持之人思而未修造禪師三葉其風寢廣真如  
法味日漸月漬萬木之根莖枝葉悉沐我雨然後空王  
之密藏二祖之微言始行於世間浹於人心當時聞道  
於禪師者其淺者知有爲無非妄想深者見佛性於言

下如燈照物朝為九夫夕為聖賢雙峰大師道信其人  
也其後信公以傳宏忍忍傳慧能神秀秀公傳普寂寂  
公之門徒萬人陞堂者六十有三得自在慧者一曰弘  
正正公之廊廡龍象又倍焉或化嵩洛或之荆吳自是  
心教之被於世也與六籍侔盛於戲微禪師吾其二乘  
矣後代何述焉庸詎知禪師之下生不為諸佛故現比  
丘身以救濁劫乎亦猶堯舜既往周公制禮仲尼述之  
游夏弘之使高堂右蒼徐孟戴慶之徒可得而祖焉天  
以聖賢所振為木鐸其揆一也諸公以為司馬子長立  
夫子世家謝臨川撰惠遠法師碑銘今將令于載之後  
知先師之全身禪門之權輿王命之追崇在此山也則

揚其風紀其時宜在法流某嘗味禪師之道也又故不  
讓其銘曰人之靜性與生偕植智誘於外染為妄識如  
浪斯鼓與風動息滌駭貪怒為刃為賊生死有涯緣起  
無極如來憫之為闢度門即妄了真以證覺源啓迪心  
印貽我後昆間生禪師俾以教尊二十八世迭付微言  
如如禪師應期弘宣世溷法滅獨與道全童蒙來求我  
以意傳攝相歸性法身乃圓性身本空我為說焉如如  
禪師道既棄世將二十紀朝經乃屆皇明昭實億兆膜  
拜凡今後學入佛境界於取非取誰縛誰解萬有千歲  
此法無壞

七年魯郡公顏真卿撰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曰



如來以身口意業難調伏也淨尸羅以息其內行住坐  
卧四威儀攝善心也明布薩以昭其外故曰波羅提木  
叉是汝之師則憍陳如之善來迦葉波之尚法諸聲聞  
三歸約衆十四年以八敬度尼羯磨相承其致一也漢  
靈帝建寧元年有北天竺五桑門支法領等始於長安  
譯出四分戒本兼羯磨與大僧受戒至曹魏有天竺十  
尼自遠而來爲尼受具後秦姚興弘始十一年有梵僧  
佛陀耶舍譯出四分律本而關中先行僧祇江南盛行  
十誦至元魏法聰律師始闡四分之宗聰傳道覆覆傳  
慧光光傳雲暉願願傳隱樂洪雲雲傳遵遵傳智首首  
傳道宣宣傳法勵滿意意傳法成成傳大亮道實亮傳

曇一道岸超惠澄澄傳惠欽皆口相授受臻於壺奧欽  
俗姓徐洪州建昌人也蓋漢孺子之後年二十二尋師  
於臨川楮山後五歲削髮隸于高安龍崗寺遂受戒有  
唐義淨則譯經上足曰洪州之靈傑其秉宣羯磨者曰  
兩京滌法銳欽智度冲深神用高爽行無權實身絕開  
遮闡律藏而日月光明騁辯才而龍象蹴踏江嶺之外  
凜然風生開元未北游京師充福先大德常誦涅槃經  
而講之兼明俱舍論維摩金剛經又登講座其下日有  
二三千人由是名動輦轂屬祿山作亂杖錫南歸居于  
西山洪井雙嶺之間慕高僧觀顯之遺蹤於寺北荆置  
蘭若山泉之美頗極幽絕欽雖堅持律儀而志在弘濟

續讀周易左傳下筆成章著律儀輔演十卷常撰本州  
龍興寺戒壇碑頗見稱於作者三年真卿添刺撫州東  
南四里有宋侍中臨川內史謝靈運翻涅槃經古臺基  
局儼然軒陛摧圯高行頭陀僧智清者首事修葺安居  
住持明年秋七月真卿績秩將滿有觀察使尚書御史  
大夫趙國魏公願以我皇帝降誕之辰奏為寶應寺仍  
請山林高行僧三七人冬十月二十三日聖恩允許於  
是鼎新輪奐其興也勃焉乃請止觀大師法源法泉襄  
陽乘覺清涼善弘羅浮圓覺佛跡本喻餘杭惠達泊當  
州海通海岸等同住薰修以資景福僉以為學徒雖增  
毗尼未立明年三月乃請欽登壇而董木鐸焉仍俾龍

崗道幹天台法裔招提智融白馬法胤衡嶽智覺司德  
義盈香城藏選龍興藏智開元明徹等同秉法事於是  
遠近駿奔道場側塞聖像放光而龍王不雨者四旬僧  
尼等三百五十七人而文士正議大夫前衛尉少卿張  
廷臯脫俗歸真其法名曰瓊網為稱首焉又欽此年已  
來為受具者九一萬餘人江嶺湖海之間幅員千里像  
法於變皆欽化道之力焉臨川在嶺隅未嘗弘律於是  
二衆三百餘人請法裔敷演而依止之後有上都資聖  
寺高德曰還本律主偉茲能辯深嗟嘆而讚美之謂於  
寺東南置普通無礙禪院內立鎮國觀音道場請善弘  
居之以開悟心要雲一上足曰智融精持本事如會尊

衆乃命智光等於普通道場東置律藏院初立戒壇以  
行欽公之來儀且施肇紀之不朽經營未幾壇殿鬱興  
肅乎渡海浮囊分毫絕羅刹之請嚴身瓔珞照耀有摩  
尼之光則入佛位而披伽黎者名香普熏神足無極半  
月可勝紀而無絕乎有唐大曆辛亥歲行撫州刺史  
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書而志之  
論曰魯公碑稱漢建寧元年天竺沙門譯出戒本  
與大僧受戒而梁僧傳及隋三寶錄皆謂曹魏嘉  
平中西域曇柯羅始出戒本予讀後漢竿融傳謂  
融於漢末每歲佛生日輒多設飲飯敷席幡負五  
六里其來就食及觀者常數萬人以此驗漢時未

齊宗有戒律九齋事法如祠祀狀戒律自魏時方來信  
矣魯公之說疑爲傳之者愜當以僧傳爲正焉  
九年道士史華以術得幸因請立刃梯與沙門角法有  
旨兩街選僧剋日較勝負沙門崇慧者不知何許人常  
誦首楞嚴咒表請挫之帝率百僚臨觀史華履刃梯而  
上命慧登之慧躡刃而昇往復無傷慧乘勝命聚薪于  
庭舉烈焰慧八火聚呼史華令入華慚汗不敢正視帝  
大悅而罷賜崇慧號護國三藏後不知終  
論曰史華崇慧事迹見唐佛道論衡并高僧傳其  
信然歟昔周穆王時有化人自西極而來出入火  
聚越牖透垣千變萬化不可名狀世疑爲佛世尊

所遣化者也崇慧得非教所謂證應真果者具六  
通三明一十八變常住世間隨機赴感必此之流  
也歟

本朝政和末有道士林靈素者本温州人善妖術輔以  
雷公法嘗往來不逞於宿毫淮泗間乞食諸寺群僧薄  
之至楚州與惠世相歐擊訟于官府倅石仲問焉喜其  
辯捷輕俊脫之置館中間吐納燒鍊蜚神之術七年正  
月仲携入京謁宰相蔡京京致見上靈素大言曰天  
上有神霄玉清府長生帝君主之其弟青華帝君皆玉  
帝子次有左相僊伯并書罰僊吏褚慧等八百餘官謂  
徽宗即長生帝君京乃左相僊伯靈素即褚慧上忻

然信之賜號金門羽客作通真宮處之尋改天下大寺  
觀爲神霄玉清萬壽宮設長生青華帝君像置道學科  
靈素見上必力詆釋氏請除之

宣和元年正月乙卯詔革釋氏舊名禁銅鏡塔像三月  
京城大水龜鼃出於市民廬舍上遣靈素治水久之  
絕無驗士民益懼一日僧伽大士忽現禁中上就命  
襪水大士振錫登城誦密語頃之水用頓減至竭涸靈  
素頗氣沮既而衝皇太子節不避太子擊之訴于  
上冬十一月乙卯上惡之特放還温州遂死于路噫  
若僧伽崇慧者信乎不般涅槃常住世間護持國土垂  
祐生民殆可見矣

沙門圓澤者寓東都慧林寺與隱士李源厚善慧林即源舊第也父愷守東都爲祿山所害源以故不仕常居寺中與澤談噉終日偶相率游峨眉山源欲自荆州泝峽以往澤欲由長安斜谷源以爲久絕人事不欲復入京師澤不死強遂自荆州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襦負嬰而汲者澤望而泣曰所不欲由此者爲是源驚問故澤曰婦人孕三稔矣遲吾爲之子不逢則已今既見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咒助我令速生三日浴見願公臨頭以一笑爲信後十三年於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哀具浴至暮而澤亡婦乳三日源往視之兒見源果軒渠而笑即具以語其家葬訖源返寺中後如期自

浴之吳赴其納至期於葛洪井畔聞有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莫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源曰澤公健否荅曰李君真信士然世緣未盡且勿相近惟勤修不惰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尋已遍却回煙棹上瞿塘遂隱不見源復歸慧林至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曰源天與至孝絕心祿仕五十餘年常守沉默理契深要一辭開析百慮洗然抱此真節弃於清世臣竊爲陛下惜之穆宗下詔以源守諫議大夫不赴尋以壽終

十年國師慧忠將終耽源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

廢生忠曰幸自可憐生須要箇護身符子作廢乃入辭  
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忠曰告檀越造  
取一所無縫塔帝曰請師塔樣忠良久曰會廢帝曰不  
會忠曰貪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卻知此事以十二月九  
日右脇而寂門弟子奉全身於黨子谷建塔賜謚大證  
禪師帝尋召應真入內舉前語問之真良久曰聖上會  
廢帝曰不會真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  
國無影樹下合同舡瑠璃殿上無知識代宗嘗在便殿  
指天下觀軍容使魚朝恩謂忠曰朝恩亦解此子佛法  
朝恩即問忠曰何者是無明無明從何而起忠曰佛法  
衰相今現帝曰何也忠曰奴也解問佛法豈非衰相今  
現朝恩色大怒忠曰即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朝恩復  
抗聲曰有人言師今是佛得否忠曰朝廷有人言汝是  
天子果否朝恩伏地曰死罪死罪朝恩實非天子忠曰  
我不是佛所以二尊不並化朝恩曰師應長作九夫無  
成佛時耶忠曰我向後必當作佛汝姓什麼朝恩曰姓  
魚忠曰我向後作佛不名慧忠汝向後若作天子改卻  
姓莫不姓魚否朝恩仍伏地曰死罪死罪朝恩此去實  
不敢向師論佛法忠謂帝曰幾怕殺此奴

論曰古云傳聖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無臣禮大  
曆初魚朝恩以中貴秉天下兵權帝以舊恩優容  
之遂驕蹇抗敵一時雖郭尚父猶憚之莫敢誰何

可謂權侂人主而富貴震天下忠乃以奴呼之未  
幾朝恩果以罪伏誅茲可以想見忠之識量謂之  
國師不是過也佛世尊曰我爲法王於法自在嗚  
呼忠殆庶幾焉  
十二年宰相元載王縉有罪載伏誅籍其家鍾乳五百  
兩胡椒八百斛他物稱是縉貶括州刺史縉素奉佛不  
茹葷晚節尤謹妻死以第爲佛祠初帝未知重佛每從  
容問縉所以然縉必開陳福業報應帝意向之由是宮  
中祀佛梵唄齋重無少懈群臣萊風盲言死生報應故  
人事置而不修議者以縉與杜鴻漸泥佛太過云  
十四年天柱山崇慧禪師示寂師彭州人得法於牛頭

威禪師後居天柱寺

僧問

達磨未來此土還有佛法也無

師曰未來時且置即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師曰萬  
古長空一朝風月良久又曰闍黎會麼自己分上作麼  
生于他達磨來與未來作麼他家來大似賣卜漢相似  
見汝不會爲汝錐破卦文才生吉凶在汝分上一劫自  
看僧問如何是解卜底人曰汝才出門時便不中也問  
宗門中請師舉唱荅曰石牛長吼真空外木馬嘶時月  
隱山問如何是西來意曰白猿抱子歸青嶂蜂蝶銜花  
綠蘂間及是遷化肉身不壞數百年猶在  
時華嚴疏主澄觀字大休會稽夏侯氏之子至德中得  
度具戒即以十事自勵曰體不捐沙門之表心不違如

來之制坐不背法界之經性不染情礙之境足不履尼  
寺之塵脇不觸居士之榻目不析非儀之絲舌不味過  
午之饋手不釋圓明之珠宿不離衣鉢之側從牛頭忠  
徑山欽問西來宗旨授華嚴圓教於京都說禪師至大  
曆三年代宗詔入內與大辯正三藏譯經爲潤文大德  
既而辭入五臺山大華嚴寺覃思華嚴以五地聖人攝  
身佛境心體真如猶於後得智起世俗心學世間解繇  
是博覽六藝圖史九流異學華夏訓詁竺經梵字及四  
圍五明聖教世典等書靡不該洽至是建中四年將下  
筆著疏先求瑞應一夕夢金容當陽山峙光相顯顯因  
以手捧咽面門既覺而喜以謂獲光明遍照之徵自是

落筆無停思乃以信解行證分華嚴爲四大科理無不  
包觀每既舊疏未盡經旨唯賢首國師頗涉淵源遂宗  
兼之製疏凡歷四年而文成又夢身爲龍矯首南臺尾  
蟠北臺宛轉凌虛鱗鱗耀日須臾變百千數蜿蜒青冥  
分散四方而去識者以爲流通之像也初爲衆講之感  
雲凝停講堂庭前之空中又爲僧叡等著隨疏演義  
四十卷隨文手鏡一百卷云

元興元年南嶽明瓚禪師者不知何許人初宰相李泌  
輒元中辭入衡岳瓚隱居上封泌往謁之瓚誦經其聲  
先悲棲而後悅豫泌雅知音因謂曰將非避隱者有雲  
霄意乎瓚唾之曰莫相賊莫相賊泌色不爲動瓚久之



見泌立候不懈乃曰飯未泌曰未也瓚撥火出華食泌  
與語久之辭去瓚撫其背曰好做十年宰相至是泌用  
事爲帝言其高行有詔徵之使者至石窟宣麻命曰尊  
者起謝恩瓚寒涕垂頤凝坐略不以介意使者歎其淳  
正不之迫回奏其事帝咨美之數四不已瓚嘗著歌一  
篇其辭曰兀然無事無改換無事何須論一段直心無  
散亂他事不須斷過去已過去未來猶莫算兀然無事  
坐何曾有人喚向外覓功夫總是癡頑漢糧不蓄一粒  
逢飯但知嚼世間多事人相趁渾不及我不樂生天亦  
不愛福田飢來喫飯困來即眠愚人笑我智乃知焉不  
是癡鈍本體如然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披一破衲腳

著娘生袴多言復多語由來轉相悞若欲度衆生無過  
且自度莫謾求真佛真佛不可見妙性及靈臺何曾受  
熏鍊心是無事心面是娘生面劫石可移動箇中無改  
變無事本無事何須讀文字削除人我本冥合箇中意  
種種勞筋骨不如林下睡兀兀舉頭見日高乞飯從頭  
掙將功用功展轉昏蒙取即不得不取自通吾有一言  
絕慮忘緣巧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與細  
如毫末大無方所本自圓成不勞機杼世事悠悠不如  
山丘青松蔽日碧澗長流山雲當幙夜月爲鈎卧藤蘿  
下塊石枕頭不朝天子豈羨王侯生死無慮更復何憂  
水月無形我常只寧萬法皆爾本自無生兀然無事坐



有九人而摺紳先生高位崇名屈體受教者數十師嚴道尊遐邇歸仁自非命世亞聖曷以臻此

貞元二年翰林梁肅修天台止觀論成著止觀統例曰夫止觀何爲也導萬化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際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成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惑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能明因相待以成法即絕待以照本御大車以禦正乘大事而總權消息乎不二之場鼓舞於說三

之域至微以盡性至曠而體神語其近則一毫之善可通也語其遠則重玄之門可闕也用至圓以圓之物無偏也用至實以實之物無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廣其目所以告也優之柔之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至之此止觀所由作也夫三諦者何也一之謂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也者相對之義中道也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說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即三至三即一非相含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非數義也非強名也自然之理也言而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者聖人所至之地也未也者聖人所示之教也由本以垂迹則爲小爲大爲通爲別爲顯爲漸爲顯爲秘爲

權爲實爲定爲不定循迹以返本則爲一爲大爲圓爲實爲無住爲中爲妙爲第一義是一三之蘊也所謂空也者通萬法而爲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爲言者也中也者妙萬法而爲言者也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劫性莫大乎中舉中則無法非中自假則何法非假舉空則無法不空成之謂之三德修之謂之三觀舉其要則聖人極深研幾窮理盡性之說乎昧者使明塞者使通通則悟悟則至至則常常則盡矣明則照照則化化則成成則一矣聖人有以彌綸萬法而不差旁禡萬劫而不違燾載恒沙而不有復歸無物而不無寓名之曰佛強號之曰覺究其旨解脫自

在莫大極妙之德乎夫三觀成功者如此所謂圓頓者非漸次非不定指論十章之義也十章者恢演始末通道之關也五略者舉其弘細截流之津也十境者發動之機立觀之諦也十乘者妙用所修發行之門也始於正觀而終於見境者義備故也闕其餘者非修之要也乘者何也載物而運者也十者何也成載之事也知其境之妙不行而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豈籍夫九哉九者非他相生之說未至者之所踐也故發心者發無所發安心者安無所安徧破者徧無所破爰至餘乘皆不得已而說也至於別其義例判爲章目推而廣之不爲繫統而簡之不爲少如連環不可解也如貫珠不可

雜也如懸鏡不可掩也如通川不可遏也議家多門非  
諍論也按經正義非虛說也辯四教淺深事有源也成  
一事因緣理無遺也噫止觀其救世明道之書乎非夫  
聖智超絕卓爾獨立其孰能爲乎非夫聰明深達得意  
忘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乃專用章句文字從而釋之  
又何踈漏耶或稱不思議境與不思議事皆極聖之域  
等覺至人猶所未盡若凡夫生滅心行三惑浩然於言  
說之中推上妙之理是猶醯鷄而說大鵬夏虫之議曾  
冰其不可見明矣今止觀之說文字萬數廣尋果地無  
益初學豈如暗然自修功至自至何必以早計爲事乎  
是大不然凡所謂上聖之域豈隔闊遼復與凡境杳絕

歟是惟一性而已得之謂悟失之謂迷一理而已迷而  
爲凡悟而爲聖迷者自隔理不隔也失者自失性不失  
也止觀之作所以離異同而究聖神使群生正性而順  
理者也正性順理所以行覺路而至妙境也不知此教  
者則學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發譬如無目昧于日  
月之光行於重險之處顛踣墮落可勝既乎噫去聖久  
遠賢人不出庸昏之徒含識而已致使魔邪詭惑諸黨  
並熾空有云云爲坑爲窞有膠於文句不敢動者有流  
於溝浪不能住者有太遠而甘心不至者有太近而我  
身即是者有枯木而稱定者有竅號而稱慧者有奔走  
非道而言權者有假於鬼神而言通者有放心而言廣

者有罕言而爲密者有盛古潛傳而爲口訣者九此之類自立爲祖繼祖爲家反經非聖昧者不覺仲尼有言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由物累也悲夫隋開皇十八年智者去世至皇朝建中垂二百載以斯文相傳凡五家師其始曰灌頂其次曰縉雲威又其次曰東陽小威又其次曰左溪朗公其五曰荆溪然公頂於同門王慧解第一能奉師訓集成此書蓋不以文辭爲本故也或失則繁或得則野當二威之際緘授而已其道不行天寶中左溪始弘解說而知者蓋寡荆溪廣以傳記數十萬言網羅遺法動矣備矣荆溪滅後知其說者適三四人古人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不學

又其次也夫生而知之者蓋性德者也學而知之者天機深者也若其嗜欲深耳目塞雖學而不知斯爲下矣今夫學者內病於蔽外役於煩沒世不能通其文數年不能得其益是則業文爲之屢校楛足也焚句爲之簸糠眯目也以不能之師教不領之弟子止觀所以未光大於時也子常戚戚於是整其宏綱撮其機要其理之所存教之所急或易置之或引伸之其義之透其辭之鄙或薙除之或潤色之大凡浮疎之患十愈其九廣略之宜三存其一於是法鄙滯導蒙童貽諸他人則吾豈敢若同見同行且不以止觀罪我亦無隱乎爾建中上元甲子首事筆削三年歲在析木之津功畢云爾

論曰梁肅文集二十卷友人崔恭爲之序稱肅天  
台大師元浩之門弟子也累官太子侍講史館修  
撰翰林學士卒年四十有三九釋氏之製作粹美  
深遠天下無以抗敵今觀統例之作信哉斯信也  
厥後五十餘年李翱習之著復性書嘗邃窮淵源  
蓋從其規模而出往往造端立意皆合特引證與  
開列名相差異耳然則肅之文章得於台教而深  
遠無敵習之從而効之教有所謂四攝者二公將  
無同布施深妙愛語攝化同類竒傑之士復其性  
而知有本地風光也歟

元貞四年二月江西馬祖大師道一示寂師漢州十邠

人容兒豐偉牛行虎視引舌過準足下有二輪文遇懷  
讓禪師密契心法始自建陽遷臨川次南康所至聚徒  
說法荆建禪林大曆中始居豫章開元寺嘗示衆曰汝  
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佛遠磨大師自南天竺  
國來此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  
經文以卽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  
各有之故楞伽經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又云夫  
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  
取惡淨穢兩邊都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  
性故故云三界唯心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卽九所見  
色卽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但隨時言說卽事卽

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爲色  
知色空故生即無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着衣喫食長  
養聖胎任運過時復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  
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師於開  
元示寂先是師嘗經由豫章泐潭之石門愛其山水奇  
勝洞壑平坦頌謂其從曰吾朽質之日歸骨于此至是  
門弟子奉靈骨舍利建道場于石門相國權德輿爲之  
碑憲宗賜謚大寂禪師得法弟子凡百三十有九人各  
爲一方宗主轉化無窮禪宗至此大盛于世

大珠慧海禪師者建州人初參馬祖祖問從何處來曰  
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

自家寶藏不須拋家散走作什麼我這裏一物也無求  
什麼佛法師遂禮拜問那箇是慧海自家寶藏祖曰即  
今問我有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  
假向外求覓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禮謝畢服  
勞久之後以受業師年老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現癡  
訥撰頌悟入道要門一卷爲好事竊出及馬祖見之即  
告衆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衆中  
有知師本性朱者遂共尋訪師繇是道望顯著說法波  
翻海湧浩然無礙有頌悟門及廣語行于世  
六年石頭希遷禪師示寂師得法於青原天寶中居衡  
山南寺寺東有石其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



尚南嶽鬼神多見身聽法師皆與之授戒大曆中江西  
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並湊二大士之門嘗示  
衆曰吾之法門先佛傳授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  
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  
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九聖齊同應  
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  
生滅汝等知之無所不備師初閱肇論云會萬物爲已  
者其唯聖人乎遂豁然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因著叅  
同契其辭曰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  
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  
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

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  
位住色本殊質像声元無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  
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  
眼色耳音声鼻香舌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  
未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  
中有明勿以明相覩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  
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兼言須會  
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遠近  
迷隔山河固謹白叅玄入光陰莫虛度

論曰石頭叅同契頌清涼大法眼注之其深禪妙  
句使人讀之三歎不已黃山谷曰嘗問衲子牧護

歌是何等語而皆不能說後見劉夢得作夔州刺  
史時樂府有牧護歌似是賽神曲然亦不可曉及  
在黔中聞賽神者夜歌曰聽說儂家牧護至末後  
云莫酒燒錢歸去乃知蘇溪嘉州人故作此歌學  
巴人曲猶石頭學魏伯陽作參同契也予謂山谷  
說牧護歌則已然矣至參同契乃幽贊曹溪密旨  
而建立石頭宗風真萬世不刊之典也奚暇學人  
而爲之哉

十二年宣河東節度使禮部尚書李詵備禮迎法師澄  
觀入京觀至有旨命同劉賓三藏般若翻譯烏茶國所  
進華嚴後分梵夾帝親預譯場一日不至即差僧寂光

旨翻宣既就進之帝命開示華嚴宗旨群臣大集觀陞  
高座曰我皇御宇德合乾坤光宅萬方重譯來貢東風  
入律西天輸越海之誠南印御書北闕獻朝宗之敬特  
廻明詔再譯真詮光闡大猷增輝新理澄觀顧多天幸  
欽屬盛明奉詔譯場兼旨幽贊扑躍兢惕三復竭愚露  
滴天池喜含百川之味塵培華嶽無增萬仞之高極虛  
空之可度體無邊涯大也竭滄溟而可飲法門無盡方  
也碎塵刹而可數用無能測廣也離覺所覺卽萬法之  
幽邃佛也芬敷萬行榮耀衆德華也圓茲行德飾彼十  
身嚴也貫攝玄微以成真光之教經也總斯七字爲一  
部之宏綱將契本性非行莫階故說普賢無邊勝行行

起解絕智證圓明無礙融通現前受用帝大悅賜觀紫  
方袍號教授和尚其後相國齊抗鄭餘慶高郢請撰華  
嚴綱要三卷相國李吉甫侍郎歸登駙馬杜琮請述正  
要一卷又爲南康王韋臯相國武元衡著法界觀文鏡  
一卷僕射高崇文請著鏡燈說文一卷司徒嚴綬司空  
鄭元刺史陸長源請撰三聖圓融觀一卷節度使薛華  
觀察使孟簡中書錢徽拾遺白居易給事杜羔等請製  
七處九會華藏界圖心鏡說文十卷又與僧錄靈邃大  
師十八首座十寺三學上流製華嚴圓覺四分中觀等  
經律論關脉三十餘部皆古錦鈍金隨器任用云  
釋皎然者字晝謝靈運十世之孫有逸才風度凝遠尤

長於詩爲太師顏魯公相國于頔名士韋蘇州吳季德  
李華梁肅諸公所敬結爲林下交時陸羽隱松江扁舟  
放浪每至雪川見晝必清談終日忘返天下士大夫服  
其標致然耻以文章名世嘗歎曰使有宣尼之博識胥  
臣之多聞終日目前矜道侈義適足以擾真性豈若松  
岩雲月禪坐相偶無言而道合至靜而性同吾將入杼  
山矣於是哀所著詩文火之後中丞李洪刺湖州枉駕  
訪書請及詩文曰貧道役筆硯二十餘年一無所得冥  
搜物累徒起我人今弃之久矣洪搜之民間僅得十卷  
皎然沒相國于頔序之進于朝德宗詔藏秘閣  
律師靈澈居越州雲門寺一時谷卿負才望若劉長卿

嚴維皇甫曾皆投刺結友澈詩句與皎然僧標齊名嘗  
有辭韋蘇州山邊水邊待月明之句皎然稱賞以爲絕  
倫中丞包公亦歎曰見澈公山水之句令人閣筆著律  
宗行源二十一卷初澈游京師名聞輦轂縹流嫉其盛  
造飛語激動中貴人浸誣得罪徙汀州入會稽遂終老  
於吳越間相國權德輿以序餞之曰昔廬山遠公鍾山  
約公皆以文章廣心地用贊後學俾學者乘理以詣因  
言而悟得非玄律之一派乎吳興長老晝公掇六藝之  
著英首冠方外入其室者有沃州澈上人上人心冥空  
無而迹寄文字故語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諸生思慮  
終不可至其變也如風松送韻冰玉相扣層峰千仞下

有金碧懷鄙夫之目初不敢視三復則淡然天和晦於  
其中故觀其容鑒其詞知其心不待境靜而靜况會稽  
山水自古勝絕東晉逸民多遁世于此夏五月上人自  
鑪峰言旋復于是邦予知夫拂方袍坐輕舟泝泂鏡中  
靜得佳句然後彌入空寂萬慮洗然則向之境物又其  
梯裨也鄙人方景行企向之不暇烏敢以離群爲歎哉  
德輿又與玄禪師厚善玄辭歸天竺寺德輿以序餞之  
曰度門之教根於空寂因修以取證階有以及無不踐  
精深之習而悟虛無之理者未之有也未得謂得則其  
病歟僕久味斯法思與言者旣而得玄禪師禪師早誦  
大乘經數萬言晚得觀門之學今則色空如一哀樂不

入矣桑門之患爲外見所雜既得之患爲內見所縛今  
玄公儵然二見之間不外不內冥夫至妙身戒心慧合  
於無倪且以勾吳山水之絕境天竺又經行之淨界振  
錫而徃其心浩然蓋隨緣生興觸物成化而不爲外塵  
所引也幅巾男子權德輿稽首  
僧標者幼而神字清茂甫七歲嘗戲于門有異沙門見  
之撫其頂曰目秀如青蓮真吾門之威鳳苟能捨家必  
有重名不然乘雲霓薄天漢不可得而知也父母聞而  
大喜即使出家至德中肅宗有旨白衣能誦經七百紙  
者許度爲僧標首中此選後習毗尼有高行結庵杭之  
西嶺吳中士大夫雅與之游而相國李吉甫僕射霽泉

尚書孟簡與之結塵外交吳人爲之語曰杭之標摩雲  
霄越之澈洞冰雪雪川晝能清秀右庶子李益嘗得標  
所爲樂府持歸京師以爲誇耀景陵陸羽見標稱之曰  
日月雲霞吾知爲天標山川草木吾知爲地標推能歸  
美吾知爲德標閑居趣寂得非名實在公乎杭人尊之  
而不名呼西嶺和尚

十五年四月帝誕節敕有司備儀輦迎教授和尚澄觀  
入內殿闡揚華嚴宗旨觀陞高座曰大哉真界萬法資  
始包空有而絕相入言象而無迹妙有得之而不有真  
空得之而不空生滅得之而真常緣起得之而交映我  
佛得之妙踐真覺廓淨塵習寂寥於萬化之城動用於

一虛之中融身刹以相含流聲光而邀燭我皇得之靈  
鑒虛極保合大和聖文掩於百王淳風扇於萬國敷玄  
化以覺夢垂天真以性情是知不有太虛曷展無涯之  
照不有真界豈淨等空之心華嚴教者即窮斯旨趣盡  
其源流故恢廓宏遠包納冲邃不可得而思議矣指其  
源也情塵有經智海無外妄惑非取重玄不空四句之  
火莫焚萬法之門皆入冥二際於不一動千變而非多  
事理交徹而兩忘性相融通而無盡若秦鏡之于照猶  
帝珠之相含重重交光歷歷齊現故得圓至功於頃刻  
見佛境於塵毛諸佛心內衆生新新作佛衆生心中諸  
佛念念證真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一毫之善空界

盡而無窮語其定也冥一心於無心即萬動而常寂海  
湛真智光含性空星羅法身影落心水圓音非叩而長  
演果海離念而心傳萬行忘照而齊修漸頓無得而雙  
入雖四身廣被八難頓超而一極唱高二乘絕聽當其  
器也百城詢友一道棲神明正爲南方盡南矣益我爲  
友人皆友焉遇三毒而三德圓入一塵而一心淨千化  
不變其慮萬境順通于道契文殊之妙智宛是初心入  
普賢之玄門曾無別體失其旨也徒修因於曠劫得其  
門也等諸佛於一朝諦觀一塵法界在掌理深智遠識  
昧辭單塵黷聖聰退座而已帝時默湛海印朗然大覺  
頌謂群臣曰朕之師言雅而簡辭典而富扇真風於第

一義天能以聖法清涼朕心仍以清涼賜爲國師之號  
朕思從來執身心我人及諸法定相斯爲甚倒群臣再  
拜稽首頂奉明命繇是中外台輔重臣咸以八戒禮而  
師之  
論曰儒者韓退之有送澄觀詩雖美其才能而禮  
甚倨凡吾徒先達皆以謂觀七帝門師退之不應  
凌箴君父之師然非也蓋觀以貞元十三年被召  
入朝至是始稱國師退之由宣武武寧二節度推官入  
爲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以罪貶山陽令行次洛  
陽贈觀詩蓋在洛陽時作也是時觀未赴召而退  
之由御史罷而與之詩禮倨固士大夫待吾人之

常態也或謂退之嫉觀名盛故冒其名與之詩而  
厭之或謂當時別有同名者是皆不然當以出處  
顯晦考之則輕重之情見矣凡自觀位國師之後  
壽至一百有二歲而亡雖當代賢宰相齊抗高郢  
鄭餘慶武元衡裴度諸公皆稱門弟子執經問大  
義豈退之獨倨見哉

是歲廬山東林律大德熙怡李許堯佐製其碑曰大師  
熙怡姓曹氏桂陽人也舊勲前烈垂休積慶史氏詳之  
矣夫真如不遠其要在乎無垢妙理不深其要在乎見  
性本於真實暢其虛無俾聆芳咀潤孜孜請益則大師  
之教也大師體識深靜風度端敏受具戒於南嶽修律

儀於東林常趺坐一室而四方學者差肩繼踵發此柔  
軟納其歸依堯言玉振微文氷釋故崇德雅美臨壇持  
法垂五十年嘗以至德初隸東林寺居耶舍塔院數逾  
二紀而信心長者懷其奉贄紛然並進監厨守藏不違  
祇受既而悉歸精舍頒于衆僧大師率同門人布衣糲  
食而已故推已以見相因相而歸空搜閱精微鑽研百  
要嘗苦背悶而針石不能及也故於中夜累歎有神人  
撫背殊形駭物斯須乃去自茲窮討經論劫磋心要加  
以律儀端靜受持勤至感通之應故難盡書至於山鹿  
歸仁林鳥効社大師之室不足駭也大曆五年躋五老  
峰望彭蠡臨瀑布乃荆凌雲精舍爲經行之地旁引泉  
竇以滌塵迷近躡松壑以求清涼丹崖雲岫勢若屏牖  
然趨風望景攀危輦重翼如而至者難以數記積十餘  
年乃至大林精廬淬法刃燃慧炬俾夫恂恂圍繞者割  
其縛導其迷洗然而自得貞元中歸東林戒壇院以吾  
道已成吾教已行十五年秋七月召門弟子曰吾隨化  
還須更寂滅僧臘五十報齡七十一大師精貫六藝旁  
達百氏嘗與故太師魯國公顏真卿故丞相趙公憬故  
御史大夫盧公群今吏部侍郎楊公於陵爲叅禪之侶  
幽鍵洞發玄言兩得門人法燦等十餘人傳其教焉高  
僧傳誌熙怡異迹尤多而堯佐之文美雅故錄其文而  
不載其傳



十六年逸士劉軻游廬山之黃石岩遇高僧異之因爲  
記曰古老有言太極之氣積成山嶽洩爲川瀆然則匡  
阜之境其大者乎庚辰歲山客劉軻來拾怪異自麓至  
頂却下半里餘次于黃石岩岩中有棲禪子不知其幾  
臘乃蹟其輕重頗見其宅心之地及問其住年但以手  
指松桂曰毫髮我植今環人臂鳥飛兔走吾復何齒矧  
郊戎之昏且霜炎之凍灰生落之榮頽去留之汨汨雖  
云云自彼而於我蔑如也於戲向非岩房峭絕僧行孤  
峙則人境兩失其宜也復何言哉觀夫雲煙雜乎履寫  
嵐靄生於襟袖群形浩擾併人眸子每煙雨初霽山光  
澄練泠泠僊語如在耳右况又聳凌兢上冥冥焉知不

能與洪崖接袂浮丘連駕盈縮造化吐納顯氣絕慚顏  
於厚面遠喧卑於臊穢乎不得而然者蓋鈎也餌也名  
爲利鈎利爲名餌吞鈎食餌手足羈鎖彼焉得跳躍於  
此乎夫禪子脫去桎梏四支宣展動與雲無心靜將石  
何機物我一致端邪徑塞僕所謂非斯人不能住斯境  
也禪師生宜春姓黃氏名常進以師久住遂以其姓易  
其岩名焉

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第十九

皇朝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一

賦役

賦役之於國也，猶蠶絲之於人也。蠶絲不織，則衣不備；賦役不納，則國不立。故君子必先慎乎賦。其法有三：曰土貢，曰幣，曰幣。土貢者，因地而賦，以備國用。幣者，以絲織之，以通四方。幣者，以布帛織之，以備軍用。三者相輔而行，則國用足矣。

漢高祖五年，始定賦法。一畝稅錢二文，謂之錢糧。後漢光武十一年，始定絹布之稅，謂之布稅。魏明帝景初二年，始定絹布之稅，謂之布稅。晉武帝泰始元年，始定絹布之稅，謂之布稅。唐高祖武德元年，始定絹布之稅，謂之布稅。

